



▲《第二十條》劇照。

#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第一次為了一句話，看了一部電影。溫暖有力量，笑中帶淚，真的很喜歡，除了最後形式主義的十分鐘。

鏡頭平實，家長裏短，柴米油鹽，雞毛蒜皮，讓人厭煩的夫妻日常牢騷，但同時又令人羨慕的父母對孩子的樸素疼愛，和諧幸福。

張藝謀，馬麗和雷佳音，賀歲片，一個我刻板印象中的矛盾的組合，卻製造出了精彩深刻的兩個多小時，以及持續在心中激盪的強大後勁。《第二十條》以喜劇的方式打開現實主義，用生活化的喜劇向觀眾普法。在內地春節檔電影的激烈競爭中突出重圍，票房已經超過了二十億元人民幣。

張藝謀在接受採訪時解釋稱，《刑法》第二十條是個「沉睡的法條」，但和百姓緊密相關，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能讓老百姓對它有更多的了解。作為內地第一部以「正當防衛」為題材的影片，《第二十條》以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視角切入，講述時代洪流下的法治進程。「中國人骨子裏充滿了愛和溫暖，有天然的古道熱腸。中國文化傳承的深厚底蘊，讓每個中國人本性就有講求公平公正的樸素認知。」

故事的主線和支線看似獨立的三個案子相輔相成，交織融合，互相推波助瀾很自然地一起走向衝突的高潮，情節緊湊。

影片如果在趙麗穎飾演的殘障媽媽絕望跳樓的時候戛然而止，我會給《第二十條》五分。「法律沒錯，那誰有錯？」借一句讓我印象很深刻的影評來回答，「受害者的眼淚是某種程度的福爾馬林，會保存世事。千百年後，當我們能為他們翻案，正義終究來到。」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 「探案」之趣(上)

二〇二三年春天獲得美國梅隆人文基金會「永恆人文」倡議下的研究基金。我參與的課題由四所美國文理大學聯合申請，為期兩年，研究各校反抗黑奴制的創校精神如何體現於東亞留學生的在校經歷中。根據基金會標準，我們需要通過展示人文研究的獨特方法、問題和目的提升人文學科的魅力和聲望，不但要吸引學生來上課，更要幫他們達成「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目標。我調研自己任教的美國格林內爾大學中國留學生的前世今生。

去年暑假與學生助研在大學檔案館翻閱資料，並向校友會求助，整理出十九到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留學生名單。但只有英文名，沒有中文名，無法確認他們到底是誰。另外，有些應於某年畢業，但畢業典禮名單中卻不見名字，不知他們是轉學、退學，還是完成了學業。在內地查找辭書，成果寥寥無幾，倒注意到一些遺漏、錯誤。後來靈機一動，想到現有信息顯示二十世紀初不少中國留學生是南開中學或清華學校的校友，據此溯源，找到一些名人。接着「滾雪球」，以他們為起點，通過查看他們交遊的朋友圈、校友群又有了新發現。

歷史研究有時像偵探探案，要苦尋線索。但「探案」每有意外驚喜。過去一直以為中國校友最早於一九一四年入學，後來發現第一位華裔校友Sing Bo Moy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二年就在校學習。而且，他通過大學朋友幫助於一八九一年歸化入籍，後因美國的排華法案，國籍又被取消。這位華人校友的曲折遭遇不僅填補了校史和中國留學史、移民史的空白，更揭示了華裔在美遭受歧視的過往，有助於伸張社會公平正義，符合「永恆人文」的主題。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今年留京過年，沒有參與「人從眾狂歡」，只去了一趟天津。同門文友在津定居的頗多，我卻沒有聯絡走訪。回京後反思，是因為京津兩地路程近嗎？近確實是近，自駕兩小時、高鐵半小時可達，不過朋友也幾年未見了。是因為情誼淡薄了嗎？我們常在微信上聊得不亦樂乎。是了，原因還在於微信。當然，把板子單打在微信上是不公平的。眾多社交媒體皆是「共犯」。因為友人幾乎全員實時在線，我們失去了面晤的熱情。

據說離別是人類最重要的情感。

# 離線與離別

古代詩文恆河沙數，詠離別的流傳最廣，因為最能喚起共鳴。被譽為「五言之冠冕」的《古詩十九首》就多寄別離之情。近人亦然。徐志摩寫了那麼多詩，廣為傳誦的《沙揚娜拉》《再別康橋》，寫的也是離別。有些感人至深的詩不以離別為題，但離別之思為底層邏輯。杜甫和李白大概只有三面之緣，卻寫了十多首懷念李白的詩。「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兩句尤為深沉，殷切掛念如浮游之絲無以安放，衝口而出，展露無遺。人之情感如自釀的酒，離別的歲月好似

還記得在畢業紀念冊上寫下或收過的字句嗎？「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記住m，記住e，記住m and e，記住me」、「萬里長城長又長，我倆友誼比它長」……每字每句，都是我們對友誼永固的一個祝願。

祝願，因為它的難得與可貴。伊比鳩魯說到：「人們設法追求幸福的生活，而其中最重要的渠道就是交朋友。」亞里士多德與伊比鳩魯所見略同，認為人是重視友情的群體，「沒有人會選擇無友而獨活，縱使享盡世間萬物。因為人類是社交動物，生來

要與他人作伴。」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將人際關係分為三種，第一種建立在利益上的往來；第二種建立在共同興趣或喜好；第三種則建立在真實的友情上，於是你會希望對方一切順利，「對朋友好，一切只因為他就是那樣的人，而不是出於任何附加條件。」

在此，亞里士多德認為，只有第三種關係才有機會達至友誼永固。首先，利益是不可靠的，它可能因為時勢、身份、目的之改變而使人聚散，甚至有時令朋友成為對頭人。這讓人想起司馬遷在《史記·汲黯列傳》提

# 友誼之所以永固

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換言之，只有在生死關頭、貧富變化，或貴賤地位交替之時，才能夠看清楚友誼之真相。水落，石出，當既有利益消失，才讓人看得見誰是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朋友。

另外，因共同愛好而來的友情，雖然單純，但也不一定永固。試問我們曾經有過多少種喜好呢？踢球、唱K、桌遊等等，只要你不再參與其中，那一個朋友圈子也自然慢慢離你而去。

#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任何人都可能要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有些意外可以輕描淡寫地處理，有些意外卻會影響終生。說要樂觀面對，卻是談何容易？更甚是周邊的親屬如何一起面對意外事件，然後轉變成一個照顧者身份？內地網絡劇《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從一宗嚴重交通意外說起，兩個家庭三位年輕人的生命從此改變。

趙秀芳和趙秀麗兩姐妹都是中年寡婦，前者的女兒程安心是舞蹈家，後者一對子女陳若軒和陳若華，年輕有為，風華正茂。一宗嚴重車禍，安心和若軒在同一車上，安心雙腿截肢變成殘疾人，若軒更送上寶貴生命，其姊若華自此需要活在亡者的陰影中。

《如》劇實際是講述四位女性的命運發展。趙秀芳本來是二百多斤的中年胖媽，為了鼓勵失去雙腿女兒的生存意志，秀芳不畏艱難地運動減肥。趙秀麗失去兒子之後，全副精神投放在女兒身上，變得不可理喻。全劇核心角色是程安心，一位失去雙腿的舞蹈家，無疑是跌進人生低谷，她發生意外後自暴自棄，也是人之常

情。及後受到母親積極鼓勵，裝上假肢後開展人生另一階段。

陳若華既是創傷家庭的成員，亦成為照顧者的身份。大學畢業後希望追逐自己的愛情和事業，但是家庭巨變令她需要照顧母親。若華與母親雖然相濡以沫，但長期依照母親的要求過活，亦令若華身心疲累。

二十八集《如》劇，前大半部分都順着兩個家庭四位女性角色的人生變化而推進劇情。程安心如何重新開展其舞蹈生涯，尤其吸引我追看。直到末段幾集，關於陳若華與其他男

角的感情轉轆，變化過於突兀，致令劇情偏離了主旨。

《如》劇令我想起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女舞蹈教師廖智失去雙腿及其只有十個月生命的女兒。廖智沒有怨天尤人，其後裝上假肢接受艱苦鍛煉，最終能夠重踏舞台跳出精彩人生。

文藝中年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角，聽來百感交集。

# 樂問集 周光葵

演奏莫扎特木管交響協奏曲首樂章，四位獨奏家俱為前團員，包括上文提到的李少霖，與姚桑琳、蔡國田和梁寶根合奏華彩樂段尤其精彩。

最後新老二團演出著名《芬蘭頌》，在甘浩鵬指揮下，近二百人奏出鏗鏘音韻。欲罷不能下，加奏艾爾加《寧錄》，從微弱弦樂到全奏高潮，聽來百感交集。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 青年樂團側目音符

一代的「青交」實力依然，在名為「交響之旅」的周年音樂會，節目選編頗有「偏向虎山行」之感，顯示香港新一代的音樂實力。

最意外的，是節目中包括兩首由中學生創作管弦作品的世界首演。伍力曦的《人前人後》管弦樂組曲第四首在管樂運用方面頗有法國印象派的韻味，中段大號重複主題後，樂隊漸強推上高潮頗見功力。由蕭百通創作的《羣魚爭

食》，全曲奏出的固定音型將一群飢餓金魚一擁而上描繪得非常逼真，是一首成功的標題音樂。

同樣印象深刻是鮮有演出的樂隊與「小低音號」(Euphonium)《交響變奏》，二十多分鐘的作品不間斷演出，在指揮李雲老師棒下，樂隊為獨奏曾偉鵬提供高效伴奏，樂隊首席麥凱喬的獨奏片段讓人側目。

下半场「青交」舊生團上場，

「情況具體什麼樣，還要看具體的情況。」「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找到關鍵的問題。」內地電影《年會不能停！》上映後，有關「廢話文學」的梗爆火，而且熱度持續，以至於現在有些朋友打招呼不再只是「吃了嗎」，還有「今天你「廢」了嗎？」

簡單說，「廢話文學」是指語義重複的話，讓人覺得說了等於沒說，主要有刻意重複、事實轉換兩種常見表達方式。其中，刻意重複的類型為「A是A」「A很A」「因為A，所以A」，除了開頭的例子，常見的還有「一日不見，如隔一日」「三人行，必有三人」等，讓人「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事實轉換的類型則化用常識、別稱，比如「西紅柿吃起來，有一股番茄味」「台上一分鐘，台下六十秒」「我睡之前，還是醒的」。

因為適配靈活，「廢話文學」很容易被模仿改造，像「我們上次

# 「廢話文學」

見面，還是在上次」這句經典廢話，很容易就可以衍生出「我們上次看電影，還是在上次」「上次這麼無語，還是在上次」；模仿「我就是有點胖，不然挺瘦的」，則有「你就是有點矮，不然挺高的」「她就是有點醜，不然挺漂亮的」。

有人說「廢話文學」只是笑梗，「確是廢話，並不文學」，但事實上，「廢話文學」如果能恰當地應用在寫作中，也能起到「廢話不廢」的表達效果。捷克作家伏契克在其紀實文學名篇《絞刑架下的報告》裏，首句便是「從門口到窗戶是七步，從窗戶到門口也是七步」，乍一眼看這是廢話表達，而在作者待了十二年之久的監獄裏，卻是枯燥獄中生活的折射，不僅不重複，反而成為拍案叫好的經典。

伏牛山喬苓 逢周一見報

最近再讀《月球殖民地小說》，雖然題目看上去普普通通，但這部小說在一個多世紀前的一九〇四年於《繡像小說》上連載，雖然形式上是傳統的章回體，但內容上卻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科幻小說。

《月球殖民地小說》的主人公龍孟華，因報仇殺人而被迫逃難到南洋，而在途中又與妻兒失散，所幸他的好友日本人玉太郎發明了全新的交通工具「氣球」，幫助龍孟華踏遍亞洲、歐洲、非洲大陸尋找親人。書中是這樣描寫龍孟華第一次看到「氣球」的：「走到氣球裏面，那機器的玲瓏，真正是從前所沒有見過的。除氣艙之外，那會客的有客廳，練身體的有體操場，沒有一件不齊備，鋪設沒有一件不精緻。」以今天的認知來看，「氣球」與其說是熱氣球，不如說更像是飛艇的加強版。小說主人公龍孟華正是搭乘「氣球」遊歷有奇特民俗的魚鱗國、魚鬚國等地。

# 一九〇五年的科幻小說

這部作者署名為「荒江釣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在科幻的包裝下，有着濃重的現實主義內核。比如寫到主人公乘氣球落地紐約之後，因為沒有護照而被當地的「捕頭」粗暴對待，捕頭說：「沒護照的人，照着萬國的法律，是應該照會本國的領事館，但中國人卻不得享這種利益。並且中國的領事官，他到我們地方來，也不過為了幾個錢，剝削削削他們中國的百姓，在我們政府權力下混過日子罷了，哪裏還有心腸來管這些閒事。」當時的中國人在世界範圍內的地位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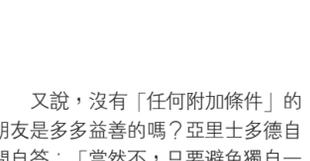
只是這本書寫到第三十五回就「爛尾」了，標題中提到的「月球殖民地」也沒來得及出現，頗為可惜。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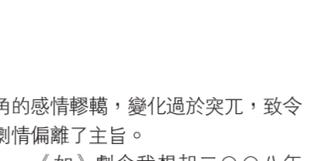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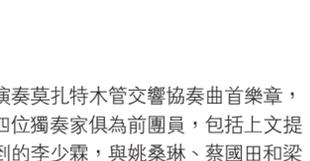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青年樂團側目音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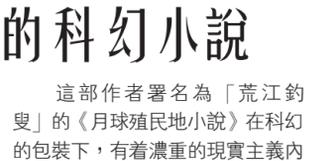
「探案」之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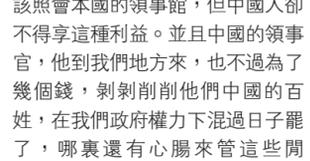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伏牛山喬苓 逢周一見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